

明代

白话短篇小说
诚信观念研

全贤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

全贤淑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全贤淑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 / 全贤淑著.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632-2458-6

I. ①明… II. ①全…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
国—明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9672 号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大连市凌海路 1 号 邮编:116026 电话:0411-84728394 传真:0411-84727996

<http://www.dmupress.com> E-mail: cbs@dmupress.com

大连印刷三厂印装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发行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140 mm × 203 mm 印张:6.5

字数:162 千 印数:1 ~ 500 册

责任编辑:史洪源 版式设计:海韵

封面设计:王艳 责任校对:高炯

ISBN 978-7-5632-2458-6 定价:15.00 元

前 言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高潮,其中最突出的可谓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无论是在叙事形式还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这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都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也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标志之一。

明代社会剧烈动荡,封建主义走向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寻找着土壤的生机以求发展,商品经济兴起并迅速发展,市井细民阶层不断壮大,这一切都促使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而思想观念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明代社会的变革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以及一切道德基础的诚信观念是否就不存在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主要流派,对明代人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学的价值观基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概括说来主要表现为肯定人生、重视人伦、推崇道德等几方面。儒学的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具有重要的影响及制约。

小说是描写社会人生典型的叙事文学,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贵的意义之一是它揭示出诚信的负价值——诚信的代价,在很多情况下体现了小说中的诚信观念,涵括了多重文化的价值取向。诚信行为主体明知要付出代价,还要实现诚信,这本身就昭示了人格的力量和人格之美以及道德的提升和净化。对于为诚信付出代价的诚信行为主体个人来说是悲剧性的,至少有悲剧意味,甚至有悲剧的净化作用。

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特别是“三言”、“二拍”中贯穿着儒家的传统思想,“诚”、“信”、“忠”、“义”渗透在小说之中,并成为小说的精神内核。同时,小说反映的主题更加贴近市民阶层,反映了市井细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

爱情婚姻、金钱至上的社会以及揭露社会黑暗等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基本主题,传统道德及诚信观念对小说的影响和制约都体现在这些主题当中。作为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市民阶层人物占据很大的比重,其中不乏商人、书生士子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三姑六婆、盗贼等。小说家通过这些不同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明代的历史,演绎了明代的社会思潮及世风,阐发了小说家的善恶伦理观念,多方面、多角度地反复阐述了诚信观念在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的基本信念,形象地诠释了为历代中国人所崇尚的诚信观念。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与复仇主题之间必然的联系是由一种被扭曲了的诚信观来体现的,在诚信被抛弃的同时,道德观念也就丧失了。背信弃义的一方对诚信的践踏和颠覆,必然导致另一方遭受巨大的伤害,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复仇创造了动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产生复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就构成了明代复仇文学的一个特性。不容忽视的是个体私自复仇在与法律发生冲突的同时,也以血的代价昭示了复仇主体的某种诚信。

我们以当代视角重新审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诚信观念,除了充分肯定其重要的文学、伦理与审美价值外,更不应忽视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全贤淑

2010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伦理意识描写重点的演变	(1)
第一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概述	(3)
第二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伦理意识描写重点的 演变	(20)
第三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情理矛盾及其社会 成因	(36)
第二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与诚信观念	(50)
第一节 金钱至上的社会与诚信观念	(51)
第二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爱情主题中的 诚信观念	(70)
第三节 诚信观念与复仇主题的内在联系	(82)
第三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不同阶层人物的 诚信观念	(99)
第一节 商人题材中体现的诚信观念	(99)
第二节 书生士子题材中的诚信观念	(119)
第三节 社会底层各类人物表现的诚信观	(125)
第四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的审美内涵	(138)
第一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的多重文化 价值取向	(138)
第二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的代价	(148)
第三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复仇与悲剧的 审美内涵	(155)

第五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对后世小说的	
影响	(161)
第一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与戏曲诚信观念之	
比较	(161)
第二节 笔记小说中诚信观念概述	(168)
第三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诚信观念对后世小说创作的	
影响	(172)
第六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诚信观念的哲学思考及研究的	
当代价值	(177)
第一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诚信观念的哲学思考 ...	(177)
第二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的	
当代思考	(180)
附录	(184)
参考文献	(194)

第一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 伦理意识描写重点的演变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对戏曲及长篇小说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通常人们将宋元时期的白话短篇小说称为“话本”,而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则被称之为“拟话本”。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承宋元话本之精华,并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发展。至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开放以及印刷业的发达,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出现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一大批白话短篇小说,满足了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审美享受。尽管白话短篇小说的大量出现是在明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动荡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作为中国人文化根基的传统伦理道德和诚信观念依然是人们所崇尚的行为准则,并体现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之中,只是不同阶段伦理意识描写的重点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明代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开国,到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自缢明朝灭亡,共计二百七十七年。在这近三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末期,城市的增加和手工业、商业的发达使得城市及周围市镇迅速繁荣起来,同时这种繁荣又促使工商业更进一步发展。由于这种繁荣和发展使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剧增,从而壮大了市井细民阶层。经济领域的变化也使得新的生产关系逐渐取代了封建社会旧有的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的固有秩序受到冲击,人们的思想观

念也处于弃旧求新之中。

这种社会变革促使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动荡和变化,并出现了新的文化思潮,引导了文学的发展方向。明代中后期王阳明以“心即理”驳程朱理学“天理”“人欲”之说,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王阳明认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是由于道德的沦丧造成的,而道德的沦丧又是由于学术不明,学术不明又是由于朱学末流的空疏、支离、无用的流弊造成的。”^①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核心是“良知”和“致良知”。他认为“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传习录上》)“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谓人虽不知而已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扩充到底,则善虽知好,不能着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着实恶了,如何得以诚!”(《传习录下》)“王学”风行于当时,在市井细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影响下,从阳明学派派生出了“王学左派”,继而又出现了“异端之尤”的李贽。李贽发挥了王阳明有关“心”的阐述,将以“公利”、“天理”为心变成以“私利”、“私欲”、“情欲”为“心”,倡言“好货”、“好色”,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人们的生活欲望张目,使应该得到尊重的人之性、欲、情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

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动荡变革也在文学领域掀起波澜。明代中后期确切地说是万历中后期,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抬头,具体表现在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传统文学中世俗的一面迅速复苏并掀起高潮,带来了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尽管旧有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但是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为历代中国人所崇尚的诚信观念并没有被抛弃,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在普通市井细民心中,儒家所

① 马涛《走出中世纪的曙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倡导的“仁”、“爱”思想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这种“日积月累”的驻守不会轻易从人们的头脑中去除。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第一节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概述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是在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由冯梦龙编撰的《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带动白话短篇小说走向繁荣。这些作品拓宽了小说的视野,从思想内容来看,体现了人物与故事的市井细民性。“‘三言’所反映的社会面是广阔的,在它的人物画廊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无赖,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而其主要表现对象则是市井细民阶层,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是市井细民,颇为全面地反映了市井细民的生活和思想,体现了时代的风貌。”^①它以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书会才人为主要作者,以广大市井细民为主要接受者,它所关注的是宽广的社会生活,普遍的世俗人生,普通人的日常琐事。因而,话本小说在内容上也有了区别于诗文和传奇小说的独特性,即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以及它本身的通俗性。市井细民文学已成为文学发展的一个主流。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和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所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着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者是也。”^②“宋人说话之影响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迭出

① 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对冯梦龙的相关研究,参见聂付生的博士论文《冯梦龙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傅承洲《冯梦龙研究六十年》,《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浑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则宋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①齐裕焜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中指出：“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宋元时代，又出现了新的飞越。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说话’艺术的兴盛，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小说——‘话本小说’，这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使中国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同时又是中国小说走向艺术高峰的一道桥梁。它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话本产生于宋代，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蕴蓄涵泳已久的一种历史产物，它也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生发展的过程。”^②这种说法是符合小说史发展历史实际的。

一、宋元话本小说对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影响

话本小说来源于“说话”，产生于宋元时代。“说话”是一种讲故事的技艺，后世称之为“说书”。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白话小说，话本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市井细民阶层的生活和理想作为作品描写的重要内容。宋元话本小说大部分以当时城市现实生活为题材，再现是宋元话本小说的文学特征，它展现的是世俗人情，将市井细民所熟悉喜欢的城市现实生活再现在市井细民面前。话本小说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基础，也确定了宋元话本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根据记载，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数量很多，但保存至今的只有四十余种。徐士年在其《宋元短篇白话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中将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②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现今可见到的宋元话本小说列为四十二篇；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中考证为五十六种^①；欧阳代发在其《话本小说史》中将其归列为四十七种。据谭正璧考证，宋代“一百零八种话本中，现在尚存的共有十八种，在疑似之间的约有二十八种”^②。

较早并专力研究话本小说的胡士莹先生指出：“宋元话本作为一种市井细民的文学，它的最大特点和优点，是市井细民阶层的劳动人民在说话艺术中破天荒第一次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新兴势力的一部分，下层市井细民中劳动的‘小人物’，在话本中作为被肯定的主人公出现。这在我国的说书艺术中以至小说史上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③

宋元话本小说是为适应市井细民阶层的文化需要而产生的，它所表现的是市井细民的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追求；而反映妇女的爱情婚姻生活、反抗斗争则是宋元话本小说最重要的内容。就宋元话本小说的思想内容而言，主要反映了社会执著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抨击封建吏治的黑暗腐朽，如《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以及《快嘴李翠莲记》等。

《碾玉观音》^④是宋人话本的代表作，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爱情悲剧。作者用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了王府绣女璩秀秀和府中玉匠崔宁的生死恋情。作品对爱情婚姻的描写与传统文学中的爱情描写大异其趣，不再将爱情写成是统治阶级贵族子弟对女性的玩弄，而是按照自己的原则处理爱情婚姻主题，是真正“为市井细民

①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页。

②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2页。

③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7页。

④ 为宋人小说，收录于《京本通俗小说》中，《宝文堂书目》著录，题作《玉观音》。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八作《崔待诏生死冤家》。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0页。

写心”。写到崔宁和秀秀在特定环境下的偶然相遇,小说着重写了他们见面后各自独特的行动和语言,通过这些,向我们展示了崔宁和秀秀的个性。秀秀是一个纯朴、大胆、对爱情非常真挚的姑娘,她不愿长久地做“养娘”,她要摆脱这个奴隶的地位,去过那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因此失火事发之后她赶紧逃跑。刚好又碰到了她意中的情人,便趁机把自己的愿望勇敢而又坚决地表达了出来,使崔宁和她当晚就做了夫妻。崔宁是一个善良、诚实而又胆小的青年,他有一套好手艺,但他生性比较懦弱,缺乏秀秀那种反抗的精神。尽管当时秀秀连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婚姻与恋爱自由更是她这样一个“养娘”所不能期盼的,可是她勇敢地冲破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束缚在她身上的封建伦理的枷锁,大胆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从下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秀秀的性格特点和反抗精神: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两人一起私奔,却屡次被郡王迫害,后崔宁被发配,秀秀杖责而亡,其父母担惊受怕也投河而死。秀秀魂魄与崔宁又续前缘,最后,崔宁发现秀秀非人,秀秀父母也非人。秀秀父母入水而逃,秀秀携崔宁一起在地府做了一对鬼夫妻。这种大胆地想象,看似于事无据,荒诞不经,实则于情却通,有其现实的根基。从中能反映出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无度,也能表达出下层人

民要求做人的权利、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市井细民阶层的压迫,也歌颂了秀秀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小说不仅表现了璩秀秀对自由爱情执著的追求、反抗和她的大胆、叛逆,并且也写出了崔宁忠厚但胆小懦弱的性格,同时也让一再背信弃义向郡王告密的郭排军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作品在创作上设置了曲折离奇故事情节,故事处处设“巧”,并由此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另外,小说还善于把人物放在故事情节当中,表现人物的性格、命运,虽则语言、行动描写不够充分,但却符合人物身份特征,写出了人物个性。如璩秀秀的勇敢执著,崔宁的憨厚怯懦,咸安郡王的奢侈凶残以及郭立的两面三刀。形象鲜明,生动逼真。

《志诚张主管》^①写的是宋时开封界身巷线铺老板张员外,年过六十却娶了一个比自己小三四十岁、被王招宣府遗弃的小夫人为妾。婚后的小夫人却爱上了线铺里的年轻主管张胜。张主管志诚老实,不敢也不愿意接受小夫人的爱,并因此离开了张家线铺。作品表现了朴实的青年主管张胜不愿惹是生非的小市井细民形象,同时也表现了张胜的忠厚和讲求诚信的道德观念。小夫人这一具有独立自主的性格并努力争取爱情婚姻幸福的人物,具有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带有反传统的思想意义。同时小说还在篇尾用一首七言诗明确表现了劝善之意,且与题目相切:“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人心。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宋代文学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宋代话本小说开创了白话小说的先河,为中

① 为宋人小说,见《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三卷。《宝文堂书目》有《小金钱记》;《也是园书目》也有《小金钱记》,入“宋人词话类”,疑是此篇。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六作《小夫人金钱赠少年》(一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元人南戏有《志诚张主管鬼情集》,见张大复《寒山堂曲》。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4页。

国古代小说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宋代话本取材于城市平民,直接反映了市井细民们的思想感情、理想与追求,同时也使人们的审美理念发生了变化。宋元话本,无论是在取材上,还是在语言以及人物塑造和情节描写上,都面向生活、面向社会,把笔触深入到普通的家庭和普通的人物。正如欧阳代发先生在《话本小说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小说表达的对象方面,由过去的才子佳人逐步转向广大的市井细民阶层:“话本小说是市井细民文学,创作主体是‘说话’艺人,即使是文人,也已是沦落下层的书会才人,总之都是‘俚儒野老’。他们生活在市井小民中间,耳闻目睹都不离市民的世俗生活,因此,话本小说不再着意描写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主要是反映下层市民的社会生活。其描写的主角,也主要是下层小人物,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店员、工匠、江湖流浪汉,小商人、手工业者、店员、工匠、江湖流浪汉,以及社会地位低微的劳动妇女等。即使有时写到上层社会人物,但叙述故事、评价事物,也依然是下层市民的视角”^①,这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界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元以后的很多白话短篇小说大都取材于宋元话本,特别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成就最高的“三言”中就有很多来源于宋元话本,这早已为学界所公认。^② 见“附录”表1。

二、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思想内容概述

白话短篇小说在明代得到了空前繁荣。宋元时期至明代初期,尽管白话短篇小说已有一百余种,但都是以单篇形式存在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始于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冯梦龙编撰的《古今小

①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② 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孙楷第《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说》(后来衍庆堂再刊时改名为《喻世明言》)。在此之前,已有《清平山堂话本》,又称《六十家小说》;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也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仅存四种的《熊龙峰刊四种小说》;另有《京本通俗小说》^①含小说九种。

陈大康教授在《明代小说史》中按照刊刻的先后将现在已知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排列。见“附录”表2。

1. 《清平山堂话本》^②

由明代洪楸所刊的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又分上下两卷,每卷五种,共60种。今仅残存29篇。主要是宋元时期的话本,或写才子佳人的爱情生活,或写神怪杀人,或写逍遥自在成仙,或写拾金不昧等,尽管表达的内容形式不一,但多数作品中都表彰了人物忠义、孝义和信义的行为。

其中《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合同文字记》、《柳耆

① 《京本通俗小说》一书含小说九种,1915年由当时著名收藏家缪荃孙刊行,据称是在沪上“亲串牧套中”发现的,“的是元人写本”。今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伪书。关于《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一、鲁迅、胡适相信缪氏所说,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所论《京本通俗小说》即是。二、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明清两代平话集》、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李家瑞《从俗字的演变上证明〈京本通俗小说〉不是影元写本》、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等不信是“影元人写本”,但认为它不是伪书,而是明人所编。三、认为它是由缪氏伪造的。最初由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于1928年提出(《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话本》,《小说月报》20卷第6期),但未得重视。至1965年,马幼垣、马泰来兄弟的《〈京本通俗小说〉各篇年代及其真伪问题》(台北《清华学报》新5卷第1期,后收入马幼垣《中国小说史论集》)发表,才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后胡万川的《〈京本通俗小说〉的新发现》(《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0卷第10期,后收入作者的《话本与才子佳人小说之研究》)、苏兴的《〈京本通俗小说〉辨疑》(《文物》1978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的《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等都力主此说,且较有分量,但目前尚有人反对伪造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200页。

② 由洪楸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洪楸,字子美,生卒年不详。嘉靖间的藏书家和出版家。曾刊《夷坚志》、《唐诗纪事》等。

卿玩江楼记》四种，钱曾《述古堂书目》（抄本）曾列入“宋人词话”。《杨温拦路虎传》应当就是《醉翁谈录》所著录的《拦路虎》，《风月瑞仙亭》也可能就是《醉翁谈录》所著录的《卓文君》。书中有宋元作品，也有明代作品，有待考订。

以下是卷一篇章的主要思想内容。

《简帖和尚》是说一个和尚见皇甫松的妻子杨氏貌美，命人送一封匿名简帖给她，引起皇甫松的怀疑，就经官把妻子休了。杨氏走投无路，濒临绝境，终于被迫落入了和尚精心安排的圈套。最后真相大白，和尚受到惩处，杨氏和皇甫松再成夫妻。这个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表现手法巧妙，生活气息浓厚，语言通俗生动，是小说家中公案话本的代表作。从名物制度等方面考察，至迟是元代作品。

《西湖三塔记》写奚宣赞在西湖边救了一个迷路的女子白卯奴，后来送她还家，被卯奴之母白衣娘子留住半月有余。奚宣赞想回家，白衣娘子就要杀他取其心肝。幸得卯奴救他脱险。最后宣赞的叔父奚真人作法命神将捉住三个怪物，白衣娘子是白蛇，卯奴是乌鸡，老婆婆是獭。真人把三个怪物压在湖中，造了三个塔镇住。从情节发展看，《西湖三塔记》似是白蛇传故事的早期形态。

《杨温拦路虎传》说杨令公的曾孙杨温去东岳烧香，被强人细腰虎杨达劫去妻子和财物。杨温四处寻找，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杨达的山寨，又遇见他父亲杨重立的部下陈千，两人一起去夺回妻子。《拦路虎》是杨家将故事的一个支流。《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把《拦路虎》列在杆棒类，正和杨温使棒的情节相合，文字风格也像宋元作品。

《风月瑞仙亭》写的是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杂用文言白话，文字较为简略，但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故事情节丰富了。有些出于虚构，如说卓文君及笄未聘，卓王孙听说朝廷